



王 仲 年 譯

欧·亨利小說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欧·亨利

(苏联) 安尼克斯特

1

欧·亨利是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以引人入胜和风趣幽默见长。他一开头就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与兴趣，并且把紧张的气氛一直维持到结尾。欧·亨利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些费人猜测的地方，读者极想知道究竟，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费尽心思，结局总出乎我们意外。虽然如此，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快，相反的是，作家的别出心裁和无穷无尽的诙谐机智给了我们莫大的乐趣。

欧·亨利的独特的技巧在于能把真实的生活现象加以综合，然后以不平常的形式表现出来。欧·亨利似乎喜欢以出人意外的情节来取胜，以致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作家仿佛没有什么目的，只以文学技巧供读者消遣而已。还有一种看法甚至认为欧·亨利的作品纯粹是消遣性的，读者和批评家中間都有人支持这个观点。但是批评家中間也有人认为欧·亨利的取材和表面上的消遣性是有其目的的。

欧·亨利的小說，确实有不少是纯粹消遣性的，题材平凡的，但同时也有许多小说除了消遣性外，还包含着深刻的意义，

真實地反映了生活。在他最優秀的作品中，歐·亨利是以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的面目出現的。

歐·亨利的短篇小說，事實上有極大多數描寫了最平凡的生活現象。他的主人公為愛情和友誼所推動，極想做些好事，願意自我犧牲；而他的反面人物，所作所為都出於憎恨、怨毒、貪婪和野心。在歐·亨利的作品中，人類行為的動機是以異常的形式出現的，然而動機本身對他所描繪的社會環境來說却很自然。在歐·亨利筆下，不平常的形式始終包含着平常的內容。

作家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大多數的小說都帶有嘲笑的調子。主人公的活動和行為，有時候甚至連非常嚴肅的事情，都帶有喜劇色彩。無可否認，歐·亨利愛開玩笑是很明顯的，然而風趣和幽默絕不是作家的最終目的。

歐·亨利在人、人的行為以及主人公衝突過程所產生的情況中找到了笑料。歐·亨利的嘲笑是諷而不虐的。作家從不嘲笑人們的生理缺陷和真正的不幸。資產階級幽默作家的那種粗暴的幽默對他是完全陌生的；他們的那種“滑稽”把違反人性的極其可厭的笑料當作理所當然的題材。

歐·亨利的笑料是高尚的，他的幽默包含着對人類的深切信念和熱愛，對一切丑化人類和生活的事物的憎恨。

歐·亨利寫了一篇題名為“同病相憐”的小說。晚上，強盜闖進了一個富有的市民家裡，發現他正躺在床上。強盜命令他舉起手來。那個市民只舉起一隻手，並且向強盜解釋，因為風濕病發作得很厲害，另一隻手不便活動。強盜立刻想起自己也害這種病。他便問市民採用了什麼治療辦法。兩人起勁地扯起來，談話中發覺醫生的診療完全不頂事。最後，強盜把手槍揣在口袋裡，提議一起出去喝酒，因為照他的看法，喝酒是治風濕病

的唯一办法。他帮那个市民穿上衣服，一起走了出去。在街上的时候，市民想起自己身边没有带钱。“来吧，”强盗说，“你甭管啦。是我请你出来的。喝酒的钱我有。”

这篇喜剧式的质朴的作品描绘强盗和市民挽着手走向酒店时强盗所作的牺牲，不由得引人发笑。我们笑的是这篇小说中的什么呢？

小说的基本冲突在于那个有地位、有财产的市民和那个代表社会底层的毫无地位的强盗之间的对照。我们知道，他们属于两个完全对立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应该是仇视。开始时，强盗正在进行他的“正常的”生活活动：他闯进了别人的住宅，企图行劫。但是偶然的机会使他把原来的意图抛诸脑后。

他们两人——强盗和市民——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其共同点：一个正害着病，另一个旧疾未愈。这就说明了他们有相互了解、相互同情的可能。

在贪婪的法则所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情形是不正常的。小说的主人公并没有以“正常”的面目出现，而只表现了他们是人。

构成小说主题的这一概念，是欧·亨利所有作品的中心思想。他的人情味始终以某种形式对抗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实践，只有跳出那个框框才能得到一些不平常的题材。

可笑的地方当然不在于主人公出乎意外地流露了人情味，而在于流露人情味的方式是那么突兀和反常。欧·亨利的幽默因此包含着对产生这类矛盾的生活制度的讽刺。讽刺的深处隐藏着悲哀，这就是替阶级社会勾勒了一付哭笑不得的苦脸的人道主义作家独特的幽默。

欧·亨利的另一种幽默小说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同样的概念，“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就是一个例子。经纪人暂时摆脱了証券交易，向他的速记员求婚。“速记员的举动非常蹊跷。起先她似乎诧异得楞住了；接着，泪水从她惊讶的眼睛里流下来；之后，她泪眼晶莹地愉快地笑了……‘我现在懂得了，’她柔声说。‘这个生意使你把什么都忘了。我起先吓了一跳。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哈维？我们昨晚八点钟在街角上的小礼拜堂里结过婚啦。’”

没有什么可以更清楚地说明，生意买卖使人遗忘了一切自然的、正常的情感。生意人通常的实践是没有人情味的。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在生意买卖之外，他有时才想起自己是人。

我们已经举出了两个仿佛仅仅为了“博人一笑”的短篇小说。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幽默的深处包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人生观。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其余的短篇小说的内容，便可以发现那种观点的特色。因此，我们说欧·亨利的笑料是高尙的。

欧·亨利处理小说结尾时，显示了惊人的独创性。有时候，作家仿佛集中全力以出人意料的结束来使我们惊异。欧·亨利小说的结构形成了一个读者无从猜测其结果的疑问。这种结构的秘密基本上是很简单的：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作家说明了一些情况，替结局作好准备，但最重要的事实始终保持秘密，只在结束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欧·亨利的小说结尾象是电光一闪，照亮了先前隐藏在黑暗中的一切，画面一下子也变得清晰起来。小说的结尾非但揭露了整个故事的意义，也揭露了主人公性格和行为的全部的真实。

欧·亨利常常借一个虚拟的人物来讲故事，我们不能把这

个人物和作家混淆起来。这个讲故事的人有时天真淳朴，有时狡猾无赖。他讲话的方式很独特，喜欢运用意想不到的比喻，把毫无关系的事物联系起来。他的学问限于学校里的另星的知识、报上的见闻，以及道听途说的事实，但是他喜欢卖弄这些学识，以他的自信而大胆的言辞、自以为是的判断来博人一笑。有时候，他还无伤大雅地撒些谎。

欧·亨利的讲故事的人老是使用嘲笑讽刺的口吻。他的嘲笑有时甚至带有愤世嫉俗的意味。在谈论丑恶的事物时，他比较直捷了当。在谈论崇高的事物时，他便显得有点腼腆，并且以相当粗鲁的戏谑来掩饰。

欧·亨利的叙述非常直率，似乎讲故事的人直接在和我们谈话。读者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以为自己很了解作者，其实作者始终是避不见面的。他好象戴着一副面具，以虚拟的讲故事的人出面。即使讲故事的人看来是作者自己的时候，他还是避着我们。这不仅是风格，而是来自艺术家本身的、来自他创作方法的某些东西。

欧·亨利在其中生活与创作的国家，提供了最大限度地压制人性的条件。美国资本主义的怪物扼杀了人们的理智与感情。马·高尔基在他的关于“黄色魔鬼”国家的特写中曾经出色地指出金元势力所产生的可怕的冷酷。限制个性的发展，使人都变成了机械“人”，残酷的竞争扼杀了人性——美国现实生活的这一切特色是欧·亨利非常熟悉的。

他戴着一般世人的面具。他向读者说话时，仿佛分担着他们的偏见和错误、同情与憎恨。他并不以先知或者指责者的面貌出现。他跟那些给美国资产阶级制度压在地上的人采取了同一立场，他之所以这样，并不是跟他们一起在尘埃里打滚，而是

要把他們从木然的状态中带出来,改变机械的生活方式,启发他們的思想,激起他們的感情。

因此,作家借重了有力的效果。他的全部写作技巧都是要达到崇高的人道主义目标的手段。但是人道主义者欧·亨利不得不把这一点掩盖起来。这就是作者为什么煞费苦心地掩盖真正的人情味,为什么他的人情味隱而不露,而我們虽然在他的小說中感到了深刻的人情味,每每却不能明确地指出来。

他之躲避人是有其理由的。

2

“34627号罪犯,”俄亥俄州哥倫布城監獄的典獄长,对一个穿着象是斑馬皮的橫条紋囚衣的人說道,“我們这个寄宿所是为那些在別人口袋里淘金的人、打活靶的枪手,以及触犯其余八誡的人而設的,这个寄宿所里有一个設備齐全的医疗室,备有葯品,医治病人,收容晚上从三层樓窗口跳到路边的折胳膊断腿的人和給銅护指打得头痛的人。我在‘大英百科全书’里查看你的事迹,可是由于編者的不可原諒的錯誤,有关你的文字一句也找不到,因此不得限于由刑事法庭轉到这里来的你的材料。我在你曖昧的历史中发现一个可靠的事实,就是从你出生到盗用公款时期內,你曾經在你叔叔克拉克的葯房里工作过。根据这一点,現在指定你担任監獄里的希波克刺忒斯^①。”

这番話的后果是:斑馬皮之外罩了一件白外衣。此后,从曙光把天空染成金黃的时辰,到看守关掉牢房电灯时,34627号就

① 希波克刺忒斯(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古希腊名医。

待在一个满是木架的房间里，木架上摆着贴有拉丁文标签的瓷器和玻璃器皿。

吐根^①和泻盐使他回忆起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小镇度过的青年时期，他于1862年出生在那个小镇的一个医师家里，母亲早死，他是由孀孀抚养大的。34627号在秤药粉的剂量、摇动瓶里的药水时，想起他从中学校毕业之后，便到他那当药剂师的叔叔那里去做学徒，他叔叔的药房是当地一些爱说笑的人的集会处。他还想到得克萨斯去休养时所过的两年愉快的生活，他在那里看到了牧场、牧童、野马、草原、马鞭、左轮手枪和斯特逊呢帽——这一切替美国西部增添了独特色彩的东西。之后是在得克萨斯首府奥斯丁和霍斯顿度过的岁月，挣钱，调换职业，最后他恢复了宁静的生活，在一家小银行里做了靠薪水生活的会计员。这期间，他的可爱的妻子——给他带来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人——替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是，幸福的日子并不长远。在稽核来到的前夕，银行里发觉短缺了一笔为数很大的现金。追究犯罪的人已经来不及了，指望法律的宽恕是不行的，时间又刻不容缓，他便抛下妻子，离家流浪。起先，他隐姓埋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后来为了安全起见，他越过了墨西哥边境。

开始了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流浪，他参加了北美冒险家的行列，在热带国家热情而忠厚的人们中间依靠种种大有问题的勾当挣钱度日。这一段时期象是变化无常的幻景，其中混杂着总统与香蕉、扇子与匕首、草帽与威士忌、小夜曲与革命。

得到妻子病危消息的那一天，这一切都戛然而停止了。爱情

① 南美产茜草科植物的根，用作催吐剂。

証明是比自卫更有力的本能，他回了家。牧師为死者祝福的祈禱声还没有平息，法警的严厉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威廉·錫特奈·保特，以法律的名义，你被逮捕了。”

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这句话是对他說的。他之所以模糊，是因为悲痛，是因为他长期改名换姓，几乎把自己的原名忘了。但他还是想了起来。他的姓名一再出现在审讯记录上，并且在监狱名册上給編了一个号码，有三年之久，他就以这个号码来代替姓名。他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姓名，然而和他所有的损失比较起来，这个损失还是最小的。他生活中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个女儿，那时正由亲戚撫养着，她只知道她的爸爸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要待很久，但是如他在信里允諾的，总有一天会回来……

……他坐在寒冷的监狱医疗室，周圍全是药罐药瓶、試管天平，心想着圣诞节不久就要到了，他的女儿早晨醒来，看看挂在床头的袜子里有没有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但是没有，因为他，34627号，沒有錢汇給亲戚，請他們代购礼物。

他心不在焉地拿起一張紙，用大而美丽的字迹写着：“圣诞礼物、圣诞礼物、圣诞礼物。”突然間，他的笔停住了。

34627号想起很久以前，那时候他还是愉快的比来·保特，不是在这个医疗室，而是在他叔叔的药房里度日，跟那些聚在药房里的人逗趣。他还想起，在逃亡前不久，由于爱好談諧，他出版了一份幽默报纸，不时发表他自己的短篇故事和幽默小品，給城里的居民們提供消遣。

“为什么不再試試呢？”他想到。現在他生活中只有一个思想，就是写一篇圣诞故事，寄給杂志，換錢来买礼物。

圣诞节！他想起节日前的欢乐的忙乱，买东西啊、准备啊、游戏啊、賀年啊。在监狱里，人們也将快乐一番，他們將试图忘

却使他們記起生活的忧虑和負担的一切。他也强作欢笑，写了一篇跟杂志聖誕专号上其它作品相象的小說。在这篇小說中，他使欢乐的人們想到那些沒有节日可过的人。他描写了沒有家、沒有职业、沒有亲属的流浪汉，描写流浪汉是怎么过聖誕夜的。如今他已經很了解他在監獄里的伙伴，那些沒有幸福的人。

这篇小說的名字是“口哨狄克的聖誕礼物”。它于1899年发表在“麦克留斯”杂志的聖誕专号上。出版者所不熟悉的这位作家拿到了稿费。34627号囚犯的女儿在聖誕节那天拿到了聖誕老人放在她袜子裡的礼物。

这个囚犯写了小說之后，署上“欧·亨利”这个名字。这是他头脑里想到的第一个名字，他也不費心另外挑笔名了，因为他非但不指望留名后世，甚至連生时的声名都不想要。

但是命运之神的口袋里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讀者很注意这个叫做欧·亨利的、其名不揚的作家。通过第三者把他的作品寄給編輯部的神秘的欧·亨利，引起了出版界的兴趣。但是作家一直不露臉。两年之后，他才到了紐約，一家杂志向他提出了合同：每星期写一篇小說。

讀者当然已經猜到，我們現在講的不是故事，而是欧·亨利的真实的傳記，讀者也許会同意，作家的生活很象他自己写的故事——其中包含不平凡的經歷、近乎悲慘的境遇，以及那种时常可以在他的小說中看到的、著名的“圓滿”結局。

虽然如此，正如他自己的一系列的小說中所写的那样，經過所有的不幸之后，得到的安宁不是絕对的，因为作家經歷的真正的悲剧一直在他心头留下悲哀……現在还是回到我們的故事上来吧。

34627号囚犯不再存在，作家欧·亨利出現了。

他的短篇小說时常在杂志上发表，替他带来了声誉。他很可能进入所謂“上流社会”，但他宁愿过着沒沒无聞的、孤独的生活。他从来不講自己的事情，他交的朋友非常稀少。他害怕那些侵入名人的私生活的新聞記者，并且避免让自己的相片刊登在报上。

他长久地坐在自己房間里的大窗子口，密切地观察着行人，或者在街上徘徊，在小咖啡館里、在烟鋪里、在排队領取救济金的失业工人中、在小客棧里，以及在公园的长凳上找寻和人們接触的偶然的机会有。他从周圍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启发和題材。

小說題材在他思想中酝酿成熟时，他就坐下来，一写好几个钟头，反复修改，寻找能充分表达他思想的字眼、比喻和語句。

写作是欧·亨利唯一的生活内容。但是他不能自由地創作。向他約稿的出版商們都非常苛求。他們密切地注意着，不让他作家越出消遣性的范围，不让他破坏“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础。

对于真正的作家說来，在美国进行文学活动的条件是非常困难的。尽管沒有正式的官方审查制度，資產階級仍然严格地控制着文学。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进步作家們需要向美国壟斷資本家的非正式的、然而极有势力的审查制度进行什么样的斗争。

作家欧·亨利的傳記中有一件事可以說明这种情况。他写了一篇沒有問題的小說“警察奧·隆的徽章”。編輯部把它退給了作家，并在信中指出，這篇小說对上层階級的高尚生活描写得不够明确：“能否請您把這篇小說重写一遍，加进一些上流社会的气氛，然后寄来，以便再作考虑？我們建議您让主人公范·斯圖勒在××飯店（欧·亨利注：請參看报上“飯店一覽”的广告栏）或者在××飯店（請參看同上广告栏）去吃一两頓中飯或晚

飯，这样就符合我們对于改动的要求了。編輯部謹启。”

連歐·亨利这样温和善良的人都冒火了。他以作家的方式报复了編輯，写了一篇諧模小說“××飯店进餐記”。作家跟他自己的主人公范·斯圖勒大談其話；而后者一直想模仿一般杂志上描写上层社会生活的短篇小說中的主人公。欧·亨利通过这篇小說諷刺了“正統的”資產階級文学的标准。作家和主人公爭論的結果是，他們一起到了作家的家里，在他的簡陋的房間里，用煤气灯燒飯吃。

欧·亨利始終不得不考虑編輯和出版者的要求，以及資產階級社会的趣味。他感到不自由，从他的許多篇小說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妥協不是心甘情愿的。

作家的文件中有一封沒有写完的信。那是欧·亨利死前不久写的。他在信上表示要写一些和过去迥然不同的作品。

欧·亨利想描写一个人的生平，拿他来代表“人类天性的典型”，如果有这样的人存在的话。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真实的想法，深深地打动了作家。“历史、自傳和新聞报导中都找不到真实，”欧·亨利說道，这些话表达了他对那些反映过去的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反映現代的新聞記者的看法。他认为只有小說才是“反映些許真实的手段”。

在描写資產階級社会生活时，欧·亨利写道：“我們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得敷衍搪塞，假冒为善，不說真心話……我們当着人面都得做作一番，正象我們必須穿衣服一样。”否則“社会基础在第一天就垮了。”欧·亨利虽然沒有触及資產階級的社会基础，但是很想說出关于这种社会的“些許真实”。“显然，在书上把‘全部真实’說出来是不可能的，”他写道，“但是可不可以除了真实之外，不写別的呢？我就要这么做。”

正如往常一样，欧·亨利寻找了独特的文学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想法，他写道：“我希望那个叙述自己生平的人不象是讲给听众或者牧师听，而是要这样：假定他流落在大海里的孤岛上，再也没有获救的希望；为了消磨时间，他讲故事给自己听，说出他自己的事迹、经历和见解。”

了解欧·亨利生平的人，不难猜到他准备拿什么作为作品的题材。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欧·亨利写道，“将是一个在宁谧的南方小镇出生和成长的人。他受的教育大致只有普通的中学程度，但是他以后从书本和生活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准备让他经历生活中所有的主要的东西——不平常的冒险、城市生活、上流社会生活，以及一些‘底层生活’，并且让他看到生活中各方面的许多典型特点。我希望他得到经验所能给他的一切世故人情，然而始终保持着纯真的、合乎人性的观点，让他说出一切事物的真实。”这个人，“有着自然的天赋、独特的个性、开朗的胸襟，”可是照作家的说法，却落在“老鼠夹”里。我们明白，这个人的不幸遭遇和欧·亨利自己的经历很相象，但是作家立刻否定了这个假说：“请别认为这篇故事将是自传性质的东西。我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适于担任主人公的人物，他根本不……”

手稿到这里就中断了。欧·亨利很可能想写主人公“根本不象我自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相象的。可惜欧·亨利没有实现他的计划。所以可惜，不仅是因为他可能在其中叙述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关于他自己的事，也因为作家让他的主人公经历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时，很可能写出一篇生动的、具有独特社会意义的作品。

我们已经引出其最重要部分的这封信，比任何别的文件更能说明欧·亨利的创作态度。我们可以猜到，有这样的经历、这

样希望說出真实的人，一定可以說出許多生活的真实。这封信帮助我們了解欧·亨利对他自己已經写出的作品抱着什么态度，帮助我們对他的作品作出估价。

欧·亨利清楚地理解到，他的作品和真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他认为这是他生活的悲剧，但他相信总有一天可以爭取到真实和只写真实的条件。他可沒有活到这一天。1910年，他在創作力最旺盛的时候逝世了，沒有实现他的計劃。

3

欧·亨利創作活动的年代——1899—1910——正是美国走上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众所周知，壟断資本的貪得无厌在各地引起了民主人民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风起云涌的抗議。在二十世紀最初十年的美国，除去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了发展之外，还出現了反对軍国主义、反对壟断資本、反对剝削的广泛的民主运动。欧·亨利进行文学活动的时期，美国“民粹主义”运动达到了空前的規模，那个运动反映了城市与乡村小資产階級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走向极端的抗議。欧·亨利跟这些政党和政治运动虽然沒有什么联系，但还是反映了民主阶层的自发的抗議。他的抗議不免存在小資产階級的局限性和小資产階級民主的幻想。欧·亨利在文学中代表了美国普通的人民，他們虽不了解社会生活的規律和社会矛盾的实质，然而絕不愿意和倒行逆施的“美国生活方式”妥协，他們要爭取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基本的东西。这决定了欧·亨利作品中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性质。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多半是平凡的人、貧困悲慘的劳动人民，这現象并不是沒有理由的。欧·亨利，正象狄更斯一样，想給他們以

安慰，激起他們的希望，描写他們的工作日与假日，他們的欢乐与困苦。人民把他当作自己的作家，因为尽管欧·亨利对资产阶级出版界的要求作了让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仍然坚持不懈地卫护人道主义，清醒地正视美国现实。

欧·亨利没有向资产阶级社会妥协，但也沒有起来反抗。不管社会环境是多么沒有人性，但必須爭取做个“人”，这也許就是欧·亨利的哲学。作家的第一篇文学創作采取了“聖誕故事”的形式，并不是偶然的。资产阶级文学創造了这种形式，用以支持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有可能緩和的观点。我們應該承認，欧·亨利的世界觀是有其局限性的，他的思想意識沒有跳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圈子。我們同时却不能忽視欧·亨利作品的价值和讀者对他的作品的好感。

欧·亨利尽管有妥协的一面，他还是應該归入那些发揚了二十世紀美国现实主义的作家之列。我們知道，美国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欧洲各国有所不同，并且比較迟。在十九世紀上半叶，法国出現了司湯达和巴尔扎克，英国出現了狄更斯和薩克雷，俄国出現了普希金和果戈里，而美国的现实主义只跨了一小步。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现实主义才有了长足的发展，那时候出現了美国文学中第一个偉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馬克·吐溫。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美国文学中产生了一个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但是这一派別——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豪威尔斯——很恰当地被批評家称为“微妙的”现实主义，因为他們充其量只不过接触到社会生活矛盾的表象，而且一般說来，他們对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前途作了乐观的估計。二十世紀初期，帝国主义的形成为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发展与加深，促进了美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諾里斯、杰克·倫敦、西奥

多·德萊塞等等)。

欧·亨利是介乎“微妙的”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之间的作家。欧·亨利一开始就看到了美国社会的矛盾，但是他早期创作对现制度下普通人民的命运多少抱着真正的乐观态度。随着欧·亨利创作的发展，这种乐观主义发生危机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上面提到的欧·亨利的那封信，非常明显地指出，如果作家在晚期还没有完全转变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他至少不象以前那样，以“圣诞故事”的概念和社会矛盾取得妥协了。

这两个倾向的斗争贯穿在欧·亨利的全部作品中，它反映了社会环境的两面性与动摇性，欧·亨利在美国文学中正是这种两面性与动摇性的情绪的表现者。

欧·亨利留下的文学作品，包括二百七十三篇和一部长篇小说。总的说来，欧·亨利的小说可算是一部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百万富翁、农场主、将军、律师、法官、商店老板、牧师、警察、工人、书记、女店员、演员、艺术家、音乐家、女打字员、侍者、水手、小偷、强盗、牧童、医师、小贩、酒店掌柜——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不同阶级、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欧·亨利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他们的典型。

这一切都以喜剧的形式呈现在我們面前。但是，说欧·亨利写出了当代美国的“人类喜剧”也未免有些夸张，因为他还没有达到高度的社会概括，也没有清晰地描绘出阶级矛盾。

他的短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概括力是有局限性的。欧·亨利的小说所反映的并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多半是通过不平常的事件反映了个别和近乎偶然的现象。正如上文已

經指出的，欧·亨利作品的深处包含着这样的看法，就是美国生活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是不相适应的。

欧·亨利在他唯一的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1904年)中，试图描绘出一幅比较广阔的社会图景。在一般的短篇小说中，作家每每从现实生活中撷取一些片断，而这部小说使人感到作家很想以拉丁美洲一个小国家作为题材，表现出一幅包括许多命运的更为广泛的图景。但是，如果说得确切一些，长篇小说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结构散成片断，都有独立的内容，相互之间的联系不是始终都很密切的。这也是欧·亨利特有的艺术手法的自然的流露。

在欧·亨利看来，政府和社会生活的结构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欧·亨利从英国小说家路易斯·卡罗尔(1832—1898)所写的儿童幻想读物“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镜中奇遇”里，引用了“白菜与皇帝”一句作为小说的名称，而这个名称已经暗示了这一点。欧·亨利虚构的安楚里亚共和国也是一个奇境。这里有两个对立的方面：一面是有着穷困的人民、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商人的相当真实和平凡的偏僻小国，一面是淳朴、真诚、富于人情味的世界。正直无私的人们屹立在一切政治阴谋、生意买卖和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争斗之上，他们的生活象是一座人性的孤岛，给四面的贪婪、野心、愚蠢、无情的海浪冲击着。小说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扩张，拿今天的情况看来，仍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

欧·亨利的作品没有全面地概括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但是，他的小说随处都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个别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当时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的态度。

在欧·亨利的创作中，描写各种罪犯的小说占很大的比重，